



## 传家

文 | 翔虹



翔虹,本名陆祥红,男,壮族,1968年生,广西都安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文艺报》《作家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山花》《边疆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等报刊,已发表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等百万余字。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家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曾获《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、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舅娘走进病房,把筒骨粥搁在床头柜上,用手去摇醒大舅,吃饭啦老头子。其实大舅并没睡着,他只是迷糊,近来他总这样。昨天很晚了,舅娘一直催他休息,等他入睡。他双眼一次次好像要闭上,两副眼皮却好比同极相斥,老合不拢。他经常整宿这样,舅娘搞不清楚他睡着没有,什么时候睡的。有时摇他喊他,他想把眼珠子睁开来,上下眼皮却有如异性相吸,咋也拉不开。大舅的眼皮,他的醒与睡,就这么若即若离,隐约暗示着他的生命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

舅娘已经习惯大舅的状态,该催睡催睡,该叫醒叫醒,忽略他格式化的眼睛。大舅自己也习惯,他半睁半闭着,在半睡半醒间该问答问答,该吃吃,该拉拉。他问答越来越小声,经常找不着力气。吃粥从一碗到半碗,小半碗,现在每顿只有三五汤匙。他下咽困难,张嘴接粥后要憋好大劲,好不容易咽下去了,在下一匙进嘴前,得先喘老长一串气。

舅娘扶他缓缓弓起上身,靠上床头时他迷离着眼问,那事你办得怎样了?

舅娘说我抓紧着呢,快了。

你真得加快,时间不多了。说第二句话时,大舅开始喘。他喘得很久很粗,仿佛置疑舅娘的努力程度。

知道知道,你省点神气,别瞎操心。舅娘心想,整天催,跟人家催债似的。这回大舅竟然吃了半碗粥,吃的过程也没喘那么厉害。他用这个举动催促老伴,你快点办呀,我在拼命配合你拖延生命呢。

大舅今年六十八,有严重的呼吸基础病,近年来旧疾新病轮番,身子骨一下变得很虚。他是医院常客,这次最要紧,住进来半年了。儿子龙泉在广东,快奔四了还没成家。女儿秋珊小她哥五岁,嫁隔壁县生了仨孩子。大舅几次闹紧张时他们回来过,其他时候只有舅娘顾着。好在舅娘身板还硬朗,撑得住。

现在大舅的状态虽然叫人拎不清,却没有前阵子过山车般起伏,舅娘能插缝跑去办事。要是老泡在病床边,催再紧也没得法子。

早上喝完粥,趁护士还没来吊吊瓶,舅娘说,我们照个相。

照相干吗?

事情办到最后关了一关了,不单照相,还得录视频,证明你是你。

证明我是我?

整天都是我一个人去办,怎么能证明是我们俩合计的?

我不是给签字画押过了吗?

那还不够,现在办事兴电子相片,你不能去现场还得录视频,人家要看说话头从你嘴里蹦出来才算数。

签字画押都不算数,真要整这么绕乎?

兴许人家办事碰多了耍赖,才出这招数哩。

舅娘想,你问题真多,不照也得照,她拿起手机。

大舅好像听出味儿,急呼询问,老婆子你讲我会耍赖反悔?

谁说你来的,我就寻思人家整这一出的由头,舅娘伸手过来,把大舅散落在额前的头发顺了顺。

大舅心里老大不乐意,可一想为了办事,不得不从。

他们一个拿手机晃来晃去,一个努力睁眼,打起精神念人家纸条上写的话。折腾好几轮,舅娘从头到尾看完相片和视频,说成了,大舅已经累个满头汗,应声软瘫在床上。头一挨着枕巾,他“咯咯咯”的咳嗽随之破出,搅动整个病房。隔壁床病友总听两口子嘀咕办事办事,也不知道办个啥,神秘兮兮的。刚才见他们笨拙地捣鼓照相,录视频,样子蛮搞笑。现在让大舅的咳嗽突然一轰,他脸上倏地换了表情,估计是被咳嗽拉扯得心慌慌。

第三天舅娘从外边回来,进门就说事情办成了,还掏出新本本,递给大舅仔仔细瞧了又瞧。大舅长吁一口气,胸口起伏不停,喉结在干瘪的脖子上来回滚动。当晚他没吃粥,服下的药一到喉咙,全呕出来。舅娘喂三次,没一粒下肚,好像他的喉咙设置了反射键,一碰就往外弹射。大舅摆手作罢。反复折腾倒叫他莫名兴奋,脸色潮红,话头不断。他和舅娘讲了好久的话,还弄了一通视频。搞完后大舅才躺下不到半分钟,咽下了最后半截气,任凭舅娘怎么喊也没应,走了。

表弟龙泉第一次带女朋友曼婷回家就是服丧,表妹秋珊全家人比他们早到半天。操办后事这档子活,由二舅三舅操持,他们和舅娘一样,只管披麻戴孝。

大舅当过兵,开过代销店,办过养鱼场,见识广,人缘又好,来探丧的不少。

一个人进门来,猛朝大舅遗照鞠躬,说老龙哥卖东西讲良心,不吃秤头不掺假,多好个人,哪曾想走得这么早。

对对,他养鱼没撒激素,不喂断子绝孙的药,从来不害人哪。另一个跟进来的接过话茬,蹲到地上烧纸钱。

那些人拿养的鱼冒充河鱼,坑钱不算,还给客人吃出来了,害得老子的饭店砸了招牌,这种骗子早应该给大货车碾碎,我龙兄弟合该长命,偏偏这么早躺进棺材,老天爷真真瞎眼了。坐边上闲聊的光头佬,一提这茬就来气。

大舅生前为人受人尊重,死了还给后人挣面子,想来蛮安慰,满屋的悲伤多少冲淡了点。

办过“三早”(安葬第三天到墓前首祭)后,二舅主持家庭会议。大舅娘又伤心又累,脸色蜡

黄,走路都打飘。再累也得开,这会没开过,后事不算完。先人刚归尘土,趁着近亲没散,得拢一块儿讲清所有问题。传说逝者下葬三七二十一天内魂魄会经常回来,继续享受最后的人间烟火。这说法听来一点不吓人,反而让刚刚失去至亲的人们,有点儿念想。这意味着龙家准备进行的这个会议,活着的人讲事,大舅也在旁边听。

待大家伙坐定,二舅清一声嗓门说,我哥的大事圆满了,我们按老祖宗规矩摆理事。他转头向大舅娘,降了个声调,大嫂,您先讲讲。

大舅娘经历不少这种场合,这回轮到她自己,她早打好腹稿。她说我嫁来龙家四十年,就没见老头子干过一档子不妥帖的事。我能和他组这个家,值当得很。

开头时舅娘的语气温和卡进一点犹豫,但她很快调转到从容,接着说,老头子骨气硬命不硬,丢下我和一双儿女走了,没享过一天福。本来开店养鱼也挣了点钱,这两年他病多,花费不少。这趟住院算是掏空家底了,还欠人家三万块钱,得由龙泉还上。我和女儿秋珊商量过,地苏镇上这两层三层楼房就留给龙泉,已经办完过户。我住到死那天,你们就送我去陪老头子。过日子不用你们操心,我一个月两千多块养老金,五百块老龄补贴,够了。就算早晚有个病痛,新农合能报销大部分,不碍事。等哪天我老到动不得了,招惹大病了,你们再帮衬。

大舅娘平时话不多,今天越讲越顺溜。她一口气讲下来,觉得嘴巴干,端茶来喝。完了她指向龙泉讲,你爸交代,房产证留家里,我帮你收着。你们整天在外边跑,不小心就搞丢了。再说你要用本子办什么事,也得回来办。说到这里,舅娘瞄一眼曼婷。

曼婷自然注意到了舅娘的眼神,可她心里没什么触动。她是广东女孩,和龙泉相好没多久,这趟是头一回跟来地苏镇,对他父母还谈不上有感情。大舅过世,她生不出很多悲伤。至于舅娘,第一印象是农村一普通老太,温和,不强势。而且她做过生意,见过世面,待人知礼得体。这挺好,以后要是真嫁给龙泉,应该好处。

龙泉和女友昨天见过房产证,觉得妈讲得在理,应她说,本子您就管着。您和我爸除了这三万块钱,还有别的债不?

大舅娘说,没了,你爸前阵子可能掐到自己命数了,和我一丁一点都捋了个遍。

完了是三舅、二舅娘、三舅娘讲。之后,二舅又一一点名叫辈讲。中心是回忆大舅生平,日常点滴,给评价,摆亲情,感恩义。屋子里讲话的人得当真,好是好,差是差,来不得半点虚假,这是严肃话题。全家族的人都在听,逝者,还有列祖列宗也在听,哪个敢胡说?这一带农村每位刚过世的人,都会得到全方位的评价。评价优劣,

## 校园动态

①12月19日,天峨县高级中学举行“心守家园”爱心资助发放仪式。(图|阳珍)



②12月23日,天峨县高级中学召开筑梦班任课教师工作会议。(文|冉秋莉)



③12月31日上午,天峨县高级中学开展防暴应急演练活动。(图|韦光旭)



④12月22日,第五届现场文学创作大赛颁奖仪式结束后,作家卢致明给文学爱好者签名。(图|向航航)



与他们的寿长、地位和金钱没多大关系,主要取决于其人品口碑,还有对家族的贡献。

最后是二舅回忆大哥,作个总结。他以新族长的身份,叮嘱下一代人,你们必须记住,龙家有正统的经商基因,做生意不管做得大小,都得守信用,无商不好这脏帽我们龙家从来不带。这是龙家立足的根脉,不可违反。祖上有老话,哪个人做不到,挨别个在背后吐口水,戳脊梁骨,污了祖宗名声,就不是龙家人,死了吃不到后人供奉的香火。临了,二舅再次响亮地清一声嗓门道,我哥,他这辈子做得很好,是龙家的担当,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。

说完后他起身,整理衣襟,带领族人举香过顶,向着大舅遗照,一拜,再拜,三拜。

(转自《小小说选刊》公众号,第1章节)